# 竹書紀年集證

# 竹書紀年集證卷十五

江都陳逢衡學

成湯　外丙　仲壬

## 殷商成湯

原註名履湯有七名統箋案湯名帝乙見易緯名天乙見世本名履見魯論名祖乙見白虎通曰成湯曰武王見詩是七名也。衡案金樓子云成湯姓子名履凡有七號一名姓生二云履長三云脊肚四云天成五云天乙六云地甲七云成湯是湯有七名不虛也張宗泰曰據路史後紀註引名當作年有字衍趙紹祖曰案路史羅苹註湯七年九征雖不云出紀年而此言有七名而九征名字或有誤也案張趙二說俱非疑未見金樓子又案御覽八十三引紀年亦云湯有七名而九征　而九

征統箋案湯始征葛次征荊征溫次征韋征顧次征
昆吾征夏邑征三朡戰于郕獲桀焦門是九征也

放桀於南巢而還諸侯八譯而來者千八百國宋仲[illegible]

虺之誥曰表正萬邦纘禹舊服國策顏斶曰古[illegible]
大禹之世時諸侯萬國及湯之時諸侯三千

氏以車至統箋案河圖括地象曰奇肱氏能爲飛[illegible]
從風遠行博物志曰湯時西風吹其車至
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十年東風至乃復作車遣
返而其國去玉門關四萬里○衡案山海經奇肱之
國郭曰其人善爲機巧能作飛車從風遠行湯時得
之於豫州界中即壞之不以示人後十年西風至復
作遣之又圖贊曰妙哉工巧奇肱之人因風構思制
爲飛輪凌頹遂軌帝湯是賓又山海經有人曰吳回
奇左是無右臂郭曰即奇肱也恐
非或曰張宏之國即奇肱亦非

乃同尊天乙履爲天子三讓遂即天子之位見周書殷祝解初高辛氏之世妃

曰簡狄統箋案淮南子曰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以春分元鳥至之日從帝祀郊禖與其妹浴於元邱之水有元鳥銜卵而墜之五色甚好二人競取覆以玉筐簡狄先得而吞之遂孕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戎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元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列女傳簡狄有娀氏之長女也與其姊妹浴于元邱之水有元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取而吞之遂生契焉○拾遺記商之[illegible]始也有神女簡狄遊于桑野見黑鳥遺卵於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illegible]神女謂之曰爾懷此卵即生聖子以繼金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雖遺早厄後嗣興焉○路史高辛次妃有娀氏曰簡狄感乙致胎詔而生禼羅苹註曰一作東羅郎簡易也書中候云元鳥翔水遺卵流簡易拾吞生契

封商呂春秋娀氏二佚女爲九成之臺飲食必鼓帝令燕視之鳴謚隘謚隘二女爭搏之覆以玉筐遺卵北飛二女作歌云故史有行浴遺卵之說乙燕也特男子之祥感遇生子必非吞卵歷代遂于禖壇立卵石故東晳議禖壇有石以爲吞卵之象經無文乞除之○丹鉛錄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娀浴于元邱之水睇元鳥銜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夫卵不出蓐燕不徙巢何得云銜卽使銜而誤墜未必不破何得而吞之哉此蓋因詩有天命元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誣史記云元鳥翔水遺卵簡狄取而吞之蓋馬遷好奇之過而朱子亦因之不改何也案元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元鳥至是月祀高禖以祈子意者簡狄以元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爲言之不文矣又案古毛詩詁云元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禖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元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古說簡未誤也○

統箋案一統志晉邱邱在開封府祥符縣界內一名清邱又名元池昔簡狄浴于晉邱之水有元鳥遺卵吞之遂生契

胸剖而生契長爲堯司徒成功於民受封於商

衡案舜封羲鈞于商何得又以此封契

後十三世生主癸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號天乙

見尚書中候

豐下銳上晳而有髯

統箋案晏子春秋日湯長頭而髯鬚

句身而揚聲

統箋案句身世紀作倨身。鄭環曰墨子禹跳而湯偏跳郎道家之禹步偏郎句身之謂

長九尺

洛書靈準聽黑帝子湯長八尺一寸或曰七尺連珠庭臂二肘。續博物志湯長九尺

臂有四肘

春秋元命包湯臂四肘是謂神剛象月推移以綏四方。洛書靈準聽湯臂有四肘。禮含文嘉湯臂四肘是謂柳翼攘去不義萬民蕃息。論衡骨相篇湯臂再肘。世紀長九尺臂四肘。金樓子湯高

天廣角隆準手有縱理如印綬之文豐下兌上晳而有鬚長九尺四寸八肘是爲成湯湯在亳能修其德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旁統箋案庾信銘乘舟相日又詠懷詩乘舟能上月皆用此湯乃東至於洛自此至下見尚書遂有厥靈準聽觀帝堯之壇沉璧退立黃魚雙踴黑鳥隨之止於壇化爲黑玉尚書中候天乙在亳諸鄰國襁負歸德東觀于雒習禮堯壇降三分沈璧黃龍雙躍出濟于壇黑鳥以雄隨魚亦止化爲黑玉赤勒。統箋案魚豢典畧曰湯東觀洛沉璧黃魚雙躍出于壇世紀曰湯沉璧于洛獲黃魚黑玉之瑞又有黑龜並赤文成字統箋案沈約宋書曰元龜洛書者天符也王者德至川泉則洛出龜書言夏桀無道湯當代之檮杌之神見於邳山見周語有神牽白狼銜

鉤而入商朝 統箋案尚書璇璣鈐曰湯受金符帝籙白狼銜鉤入殷朝。衡案金樓子云成湯狼星之精感黑龍而生又云白狼銜劍有神人身虎首獻玉鏡即此事也尚書中候湯牽白狼握禹籙禮稽命徵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鉤

金德將盛銀自山溢 禮斗威儀君乘金而王則黃銀見。呂氏春秋湯之時天先見金又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漢書郊祀志殷得金德銀自山溢

湯將奉天命放桀夢及天而舐之 統箋案舐宋書符瑞志作舐後漢鄧后紀后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乃仰嗽飲之以訊占夢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舐之斯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太子賢註曰舐音是

遂有天下

商人後改天下之號曰殷 統箋案詩商頌譜曰商者契所封之地國語元王勳商十四世而興是其始稱商也竹書盤庚自奄遷于北蒙曰殷元鳥云殷受命咸宜是其兼稱殷也大明

云殷商之旅蕩云咨女殷商是又總稱爲殷商也詩
補傳曰殷以溵水得名古殷水縣今陳州之商水縣
也殷商兼商山溵水言之鄭氏通志曰溵水出陽城
東至西華汝陽入于潁與潁水合流古人并謂潁爲
殷故命
以殷焉

史記殷本紀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志疑案
湯非名也以地爲號故稱成湯路史發揮註云湯特
商國中一邑名今相之湯陰成湯者猶成周然其名
有二曰天乙者商例以生日名子質也曰履者別製
嘉名文也堯典疏及白虎通姓名章謂湯爲王後改
名恐非

衡案路史註引羅晙老云禹之功至水平而後大故於禹成厥功之後始稱大禹湯之功至克夏而始成故於湯歸自夏之後始稱成湯

十八年癸亥

統箋案沈約註帝癸十五年成湯始爲諸侯之元年癸在位三十一年湯放之南巢明年湯始代夏爲天子從湯爲諸侯元年計之十八年也竹書起堯元年丙子至湯十八年癸亥共五百八十八年故孟子謂由堯舜至湯五百有餘歲

王即位

逸周書殷祝解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惟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宜久處之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居亳

馮景曰予嘗綜商殷先後遷都之故而觀之契自唐堯甲子受封商及昭明遷砥石相土遷商邱無論已

先是仲康時遭后羿之亂命世子相出居商邱依邳侯及相即帝位元年居商而其時爲商侯者相土也國既爲帝所居則不能有其國而相土又有作乘馬之功故帝以前所居之商邱與之再傳而使冥治河久於其職不能復居商邱竟以勤事死故又復遷殷此皆奉帝命而遷者也觀其前稱商侯後稱殷侯蓋帝憫冥以死勤事故錄其後人而續封焉殷地負山帶河足以有爲遷殷之後既能滅有易滅皮氏商業自是復興故展禽謂上甲微能帥契言其能率循契

之功是也然則微之子孫即宜長守此土而何爲乎復遷於乎殷之不得不遷者勢也方是時帝孔甲即位廢豕韋遷劉累爲諸侯者必皆舋舋不安而殷負方張之勢當尤爲帝所忌故不得已而復歸於商邱亦姑以避禍耳至湯而勢又浸盛矣然僅能遷於亳未敢問及故封及夏臺既釋之後諸侯皆賓克有雒滅温勢日以大因是會諸侯於舊國（指景亳）而此時桀亦無如之何也然湯以載亳而與方規進取故不急急於遷都及王業已成則又從先王居而定鼎於偃

師數傳而仲丁遷囂豈無故而去祖都哉當雍己之時商道衰微諸侯不至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殷復興諸侯歸之仲丁大戊子也意必大戊爲之經畧以囂當四方道里之中朝覲會同最爲便利又滎陽在成皋巖險之地依山避水故於此圖遷焉誠遠計也然無如河決爲患何自是而相而耿而庇而奄總受河之虐於是盤庚復遷殷其事載商書今文甚具遷殷之後武丁祖甲復興七傳至武乙徙河北爲雷震死自是之後又復居殷迄紂亡乃在朝歌耳自契至成

湯八遷而湯從先王居仲丁至盤庚五遷而盤庚復治亳殷至武乙而徙河北至紂而居朝歌溯契受封以至商亡始唐甲子迄紂戊寅凡一千一百六十五年四十有一主其十七遷載於經史歷歷可道洞若觀火明於龜卜而人不稽古何哉

統箋案書敘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又周書殷祝解曰湯放桀而復薄古薄與亳通此即孟子所謂湯居亳與葛爲鄰後漢郡國志梁國穀熟縣有南亳寧陵縣有葛鄉者也皇甫謐曰孟子稱葛伯

不祀湯使亳衆爲之耕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里

豈當使民往爲之耕乎竹書湯即位居亳蓋南亳也

桯史曰昔湯之元祀歲星順行與日合于房房宋亳

分也則亦以湯代夏之元祀所居爲宋亳而非偃師

之亳矣書敘曰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從先王居作帝

告釐沃此則從克夏歸亳之後復遷于偃師之亳爲

帝嚳舊居故曰從先王居也孔氏疏曰序所言帝告

不知告誰正未審帝告之告當讀爲嚳古作俈告即

嚳從俈省也帝告釐沃者以其因帝俈舊居沃土來

遷亳亦來也若湯時代夏稱王何由稱帝告乎史記殷本紀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誥乃告字之訛傳寫者誤耳孔傳以爲作誥告先王則已誤矣

衛棗帝癸十五年商侯履遷于亳謂南亳穀熟是也二十八年商會諸侯于景亳謂北亳蒙縣是也湯十八年即位居亳謂西亳偃師是也穀熟與寧陵相近一統志寧陵縣有葛城故湯得使亳衆往爲之耕士安闢偃師之說是也然穀熟特湯始遷之地耳繼又會諸侯于景亳景亳即後盤庚所遷者故曰盤庚遷

于殷馮山公以景員維河陟彼景山二語斷爲景亳無疑也然謂湯未嘗居此亦非竊疑當日自盟諸侯之後卽暫居北蒙蓋以昆吾來伐則穀熟不可晏居故自帝癸二十八年以至三十二年未伐桀之先皆寄居北亳之日不然史記何以有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故居之語曰故居者明湯亦曾居此地也蓋湯居南亳爲最先居偃師爲最後而其居北蒙特不過四載耳故于其卽位後又從北蒙定鼎偃師偃師卽帝嚳之墟所謂從先王居是也如是則與孟子史記

書序無一不合矣

始屋夏社

白虎通社稷篇王者諸侯必有誡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記曰喪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絕也著明誡當近君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爲宗廟之屏示賤之也

衡案書序湯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孔疏曰疑至臣扈當是二臣名鄭伯熊曰勝夏之後

欲遷其社湯獨不可特屋之以示戒若曰是其君之
罪非神之責耳此作夏社之意也陳櫟曰初欲遷夏
社作夏社篇繼以二臣之議而止故又作疑至臣扈
篇徐文靖曰案殷時立四輔有疑丞輔弼疑至之疑
殆官名也

十九年大旱

孫之騄曰春秋繁露云火干土則大旱

衡案前編自成湯十有八祀至二十有四祀俱書旱

較竹書先一年

氐羌來賓吳本徐本作來貢

孫之騄曰路史黎嶽生先龍先龍生元氐元氐乞姓湯革夏伐氐氐人來朝其別爲青白蚺之三氐後有羌氐羌戎氐楊氐符氐氐羌數十白馬最大

統箋案商頌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是其事也

衡案山海經海內經伯夸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路史國名紀山海經云炎帝孫靈恝生氐羌爲氐國元氐乞姓羌也今文鳳二一覔白

馬氏者居仇池曰氏侯今與武成階四州地蓋岐隴而南漢川以西皆氏云

二十年大旱夏桀卒於亭山禁弦歌舞

孫之騄曰荀子桀死于亭山註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案漢地理志廬江有灊縣當是誤以灊爲鬲傳寫又誤爲亭路史桀立四十有三載而放三年死于亭山

統箋案輿地志曰巢縣卧牛山後有桀王城晉書地理志註云桀死于是未詳今据竹書桀卒于亭山是

即巢縣之卧牛山矣

衡案三墳補逸云桀失天下二年始卒湯遇之猶若此也而謂武王有黃鉞之事哉夫黃鉞之事誠爲誕妄而胡氏謂湯之遇桀猶若此云云者蓋誤以弦歌之禁爲湯哀桀而然也不知禁弦歌舞湯自爲憂旱計於夏桀卒於亭山無涉案尸子云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衫身嬰白茅以爲犧牲當此時也弦歌鼓舞者禁之此是切証洪頤煊曰董本禁弦歌舞四字別爲一條洪所說董本未見然云別爲一條當從之

胡應麟誤連上六字讀故錯解如此不然桀旣爲匹夫矣而於其卒也又禁弦歌舞爲天下發喪不幾以煦煦之仁孑孑之義目武湯哉而鄭氏環且以四海遏密八音解之謂是湯之心與舜禹何異其沿誤與胡氏同蓋皆未離其文讀故也

二十一年大旱鑄金幣（孫本脫此條）

統箋案管子曰湯七年旱民之無䊪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䊪賣子者漢書食貨志註師古曰凡言幣者所以通貨物易有無也故金之與

錢皆名爲幣也若然則湯之鑄金幣蓋鑄金以爲幣也橫渠理窟曰幣金玉齒革布泉之雜名是也其後齊桓公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鑄錢于莊山蓋又法湯而爲之

二十二年大旱

孫之騄曰墨子殷書曰湯五年旱許慎曰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雲從龍也

統箋𥠖漢公孫宏曰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

二十三年大旱 孫本脫此條

統箋案莊子書公孫龍曰湯之時八年七旱汜勝之書曰湯有旱災伊尹爲區田後漢劉般傳有區種法言區土壅禾根也區與漚同 鄭環曰區井卽井田統箋引區種法誤

二十四年大旱王禱于桑林雨

墨子兼愛下篇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

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

湯兼也

呂氏春秋順民篇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

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

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

民之命于是翦其髮𨟖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于

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

說苑君道篇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

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敎之祝曰政不節耶使

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崇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六事自責本荀子大畧篇

孫之駮曰洪容齋四筆引呂氏春秋云武王勝殷立成湯之後于宋以奉桑林淮南子云湯之旱以身禱于桑山之林許慎註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淮南又云桑林生臂手註桑林神名陸氏曰莊子有桑林之舞則桑林又樂名也

毓䋣案殷本紀曰湯既放桀後大旱七年以身禱于桑林之野曰無以余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

自責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又案左傳昭二十一年
宋城舊墉及桑林之門國策張儀說韓王曰秦東取
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矣呂氏
春秋湯禱于桑林之社而雨大至
衡案湯旱五年七年之說不一今据紀年十九年書
旱至二十四年共六年而二十四年卽得雨當以五
年爲是

二十五年作大濩樂

墨子三辯篇湯放桀于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

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頀

呂氏春秋古樂篇殷湯即位夏爲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于是率六州以討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爲大頀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執箋案孔氏曰晨露九招六列蓋大頀之別曲名也）

春秋元命包湯之時其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頀頀者救也

韓詩外傳湯作頀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

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統箋案左傳襄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邱請以桑林杜註桑林殷天子之樂名是大濩因桑林之禱而作也熊氏曰濩護也言湯之寬仁能救護生民也

衡案世紀二十有四祀大旱太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謂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翦髮斷爪禱於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言未已大雨數千里歲則大熟天下驩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

大濩是大濩因得雨而作也史記司馬相如傳匪惟
雨之又潤澤之匪惟偏之汜布濩之則大濩因雨得
名自是正解若以爲事成功立遂作樂以象之是惟
恐慚德之不彰也今据紀年作大濩樂不書于克夏
之時而紀于得雨之後可爲世紀切証故説文云雨
流霤下貎䕩湯作樂本名大濩作護字者古通用耳
是以古人引用俱作濩字春官大司樂大濩莊子湯
有大濩張華詩軼武超濩傳休奕雲門篇夏殷濩
又有作頀者春秋繁露湯作頀王儉釋奠詩樂超咸

頀以及沈約之鏗鏘掩咸頀權德輿之正聲邁咸頀蘇軾之擊壤追咸頀是也

初巡狩

統箋案鄭志答孫皓曰唐虞之禮五載一巡狩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狩今湯以連年大旱故七年初巡狩也

定獻令

逸周書王會解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牛馬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

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爲四方獻令伊尹受
命於是爲四方令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
夷十蠻越漚鬋髮文身請令以魚皮之鞞烏鰂之醬
鮫瞂利劍爲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
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正
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已闟耳貫胸雕題離邱漆齒請
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爲獻正北空同
大夏莎車姑他旦畧豹胡代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犁
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駞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爲

獻湯曰善

二十七年遷九鼎于商邑

墨子耕柱篇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採金于山川而陶鑄之于昆吾是使翁難乙卜于目若之龜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于昆吾之墟上鄉乙又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夏后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

左傳宣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

鑄鼎象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

孫之騄曰路史曰昔湯遷九鼎于亳至大同而有慚德武王布車遷九鼎于三巫及鹿邑而不進義士非之大同疑作大坰地名史記作泰卷陶

綂籤案通鑑會編曰夏后禹四歲鑄九鼎說文曰禹鑄九鼎荆山之下在馮翊懷德縣南拾遺記曰禹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以雌金

爲陰鼎以雄金爲陽鼎鼎中常滿以占氣象之休否

博物志曰著一千歲而三百莖明夷曰昔夏后莖乘

龍而登于天而枚占史華陶陶曰吉昔啟莖徙九鼎

啟果徙之則是夏后啟時已有遷鼎之事矣漢書郊

祀志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夏德衰鼎遷于

殷世紀曰湯即天子位遂遷九鼎于亳至大坰而有

慚德是湯遷鼎之事也詩商邑翼翼集傳商邑王都

也

二十九年陟　案是年爲甲戌

孫之騄曰皇甫謐曰即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之位爲天子三十年年百歲而崩括地志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蓋此是也

統箋案書營於桐宮密邇先王孔安國曰桐湯葬地杜預曰蒙縣西北有亳城中有湯冢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州三里漢劉向傳殷湯無葬處師古曰謂不見傳記也蓋是時孔傳未出故向亦不知也

外丙

原註名勝

元年乙亥王即位居亳

衡案唐虞以來喪制俱三年夏制或一年二三年不等蓋視其君之賢否而爲之殷自外丙以後則繼不踰年即位者豈以伊尹之賢而顧作短喪之制哉案外丙以前至除喪之後始即天子位行吉禮殷制則先即天子位仍居喪三年而後行禘禮蓋世變則禮亦變非短喪也

命卿士伊尹

衡案長發末章云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卿士指伊尹言湯屈已以下之也伊尹爲湯右相故曰卿士在湯時已有此稱至外丙仲壬卽位又兩加錫命之策非至此始命爲卿士也及太甲卽位又尊之曰保衡故君奭篇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是也

二年陟

統箋案殷本紀外丙卽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竹書二年陟與孟子合史云三年誤

衛案陳明卿四書考曰竹書紀年外丙名勝不書陟年仲壬名庸四年陟而外丙遞至仲壬其間又有小庚小甲雍已太戊四君絕與孟子不合徐文靖曰今案坊刻沈休文附註舊本誤于外丙元年後係以小庚五年小甲十七年雍己十二年太戊三十五年作寅車之後卽繼之曰二年陟其爲外丙之陟年何疑陳氏謂其與孟子絕不相合是亦考之不詳耳余依史遷殷本紀序次甲子元歷校訂之其實絲毫不爽後又見漢魏叢書所刻有竹書紀年一一校訂無訛

近刻秘書二十一種者尚仍舊本之誤則亦未較正

漢魏叢書故也

仲壬

原註名庸

元年丁丑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統箋案商彝器有丙寅卣銘曰丙寅王錫博古錄曰

商建國始于庚戌歷十七年而有丙寅正在仲壬即

位之二年今據竹書仲壬二年乃戊寅非丙寅也

四年陟

史記殷本紀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illegible]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illegible]丙之弟仲壬是爲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illegible]疑案外丙仲壬之立孔疏謂傳記小說不[illegible]子已明著之又見于竹書世本豈傳記小說乎唐[illegible]諸儒多斥史記爲妄而無柰明著于孟子遂復撰出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之說相傳湯年百歲豈九十七生仲壬九十九生外丙乎於是從史記者除書疏所稱劉歆班固皇甫謐與趙岐孫奭孟子註疏外惟古史通志外紀及蔡傳

而已又閲唐僧道宣廣宏明集有沙門法琳破邪論
問引陶宏景年紀所紀帝王之年多異然亦列外丙
仲壬又案張衡有編年通載十五卷宋陳振孫書錄
解題曰張衡云外丙仲壬合于歲次尚書殘缺孔氏
誤陶張之書雖不傳固信孟子史記竹書世本也若
不從史記者則始于孔疏嗣後宋張栻經世紀年[illegible]見
考 及皇極經世大紀前編明薛應旂甲子會紀[illegible][illegible]
凝道記並仍孔義不數外丙仲壬而其所以不數之
者一因桐宮居憂之語一因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

年之文坐此二疑便硬刪殷之兩王并經文皆所致
僞毋乃悍乎殊不知桐宮居憂晚出之僞古文[illegible]
以爲眞安見非居仲壬之憂蔡傳謂太甲服仲壬之喪
頗覺直捷湯歿而太甲立僞孔傳之言[illegible]
書序來宋沈括馬永卿辨之矣況補筆談曰湯[illegible]
虺之誥皆湯時誥命湯歿至太甲元年始復有伊訓
著于書自是孔安國離其文于太甲元年不註之遂
若可疑若通下文讀之曰成湯旣歿太甲元年伊尹
作伊訓則文自足亦非佚落義理所繫章句亦不可

不謹承卿嬾眞子曰書爲伊尹欲明言成湯之德以訓嗣王故須先言成湯既歿非謂中間無二君也而註誤認此語遂失之當以孟子史記爲定雖然史記亦不能無錯孟子竹書俱稱外丙二年而此作三年孫奭謂史記不稽孟子之過是也至陶公年紀云外丁三年既仍史三年之謬而又以外丙爲[illegible]別有所本耶

成湯既歿既者追溯之詞太甲元年乃仲壬崩之明年也

竹書紀年集證卷十五終

# 竹書紀年集證卷十六

江都陳逢衡學

太甲　沃丁　小庚　小甲　雍己　太戊

## 太甲

原註名至

元年辛巳

前編戊申太宗太甲元祀

統箋案唐志大衍歷推太甲二年壬午歲冬至應在

女六度今据竹書太甲元年辛巳則二年爲壬午不

爽也

衡案刀劍錄殷太甲四年歲次甲子鑄一劍今据竹書元年辛巳則四年爲甲申非甲子也

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史記殷本紀帝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

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衡案御覽八十三引此條作瑣語說見補遺下

原註伊尹自立蓋誤以攝政爲眞爾

書太甲上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

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
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
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
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
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
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
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
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
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

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史記殷本紀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志疑案書咸有一德疏曰殷本紀太甲歸亳之歲已爲即位六年與經[illegible]違馬遷之妄也繹史曰太甲居桐即在元年史三[illegible][illegible]字誤耳而閻氏疏證四力主六年之論謂太甲被放

後三年始悔過又三年惟伊尹訓是聽援孟子述此事兩用三年字爲据以見古大臣格君非之難殷本紀首三年字指初即位後不指被放之後與孟子少异要爲六年之久復辟親政則與孟子無异僞作古文者依傍書序遂將放桐事撰于上篇三年復歸事撰于中篇以合書序而不知不合孟子也孫侍御駁之曰伊尹放太甲必在即位之初若遲至三年之久始放于桐恐無此理史太甲既立三年不明三年二字誤衍也至孟子兩三年字上云伊尹放之於桐三

年下云太甲於桐處仁遷義三年處仁遷義卽在放桐之時並非前後六年倘如閻氏說則史記下文云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又云帝太甲居桐宮三年將謂前後統計九年乎

路史發揮李昱之雜說載伊尹曰伊尹未盡善也君之不明持其顛而正救之可也黜而放之可乎太陽不明星月奮曜非星月矣大海不受江河自納非江河矣周旦北面相冲子不僭天下之尊不居假王之位聖人之心不可易者同也尹縱明誠自誓懷至公

于不疑一旦溘先朝露則太甲之於天下一旅人爾大事已去其如何耶抑嘗求之攝王之事周公之處無而廢立之事伊尹之所無也周公之坐朝抱冲子而太甲之居桐宅諒陰爾惟元祀十有二月太甲始居陰之時也百官聽於冢宰此處喪之常紀非攝也惟太甲立而不明既乃倍去師保之訓故尹於是因其諒陰營宫于桐俾之密邇先王之宫而作其憤悱之心謂之放者自內而外之言抗世子之謂爾非廢也惟三祀十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起

復之例非再立也始曰太甲今曰嗣王其事亦已明矣自漢羣儒以淺見昧經旨而廢立之說昌及霍光將廢昌邑告於田延年曰古有之乎對曰昔者伊尹相商廢太甲以安宗社後代稱爲忠臣將軍誠能行之亦漢室之伊尹也光計遂決夫以光之不學而投之延年循俗無識之言遂使後世以尹爲果嘗擅廢立者莫之省也抑又考之太甲之三篇其上篇乃甲居憂之時中篇乃甲免喪之後而下篇則尹去位之時作者曷嘗有廢立之一言哉

統箋案蔡仲默引吳氏曰太甲既即位于仲壬之柩前方居憂于仲壬之殯側是也太康地記曰尸鄉南有亳坂東有桐城太甲所放處也正義曰尸鄉在偃師西南五里通鑑太甲即位不明厥德顛覆湯之典型伊尹放之于桐宮註曰桐湯墓所在平陽府曲沃縣西南有桐鄉城世傳伊尹放太甲于桐即此案是時太甲居亳在河南偃師豈有遠之曲沃之理自當從太康記也

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天大霧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

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洪頤煊曰春秋後序引無天大霧三日文選豪士賦

序註潛作既廣宏明集十一引汲冢書云伊尹自篡立太甲潛出親殺伊尹而用其子

原註約案此文與前後不類蓋後世所益

衡案此條三十四字與上文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十字皆瑣語竄入紀年中者楊用修曰汲冢瑣語其文極古然多誣而不信如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其誣若此蓋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僇者爲之也胡應麟曰用修謂汲冢多誣可也謂此書乃伊尹黜僇之人所作何異兒童之見夫周末去商遠故有此誣

使當時僇於伊尹者豈得誣之至此葢春秋人作也
又曰今瑣語惟劉氏史通疑古篇引其說云舜放堯
於平陽益爲啓所誅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此
皆劉通稱爲汲冢書者今考惟太甲殺伊尹與紀年
合葢皆瑣語中事也楊胡二說雖未甚剖析然定爲
瑣語卓然有識再考書咸有一德疏曰經序伊尹奉
太甲歸于亳其文甚明左傳又稱伊尹放太甲而相
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伊尹
不自立太甲不殺伊尹也必若伊尹放而自立太甲

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紀年晉太康八年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冢得之蓋當時流俗有此妄說故其書因紀之耳書疏駁之良是但謂是流俗妄說附入紀年尚未凊覈且謂出自晉太康八年亦誤路史堯冢篇註引紀年與正義同然俱與今本紀年稍異竊謂紀年一書簡奧精當立言純正非若山經穆傳之奇肆而踰違經背聖有此四十四字及後文丁十一年王殺季歷之語乎然王殺季歷解者以爲執諸塞庫季歷因

而死因謂文丁殺季歷猶可言也至太甲之事前於元年書命卿士伊尹後於沃丁八年書祠保衡而中間忽夾此數語其亦不倫甚矣杜預曰此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沈約曰案此文與前後不類蓋後世所益夫曰當時曰後世指周末戰國言非謂殷初及魏晉以後也嗟乎處士橫議衆口熏天即堯舜尚不免被以惡名況殷周以降乎徐文靖曰考竹書紀年事事與經史扶同獨太甲潛出自桐殺尹一事敢立異議不顧事之有無者彼見夫三晉處晉君於端氏

田和遷康公于海上往往托伊尹放太甲之美名明示其可以潛爲之謀而殺之故設爲太甲殺尹所以寒奸臣之膽而壯衰君之氣也是又不然夫奸人謀國志在必得而欲以空言恐愒乃至加古人以不白之冤究竟無益於事豈不一舉而兩失哉且謂明示其可以潛爲之謀而殺之嗚乎此言一出吾恐不足以壯衰君之膽而適足以速其變也在徐意不過欲袒護紀年而未考紀年本無是文也或曰殺尹之事斷爲瓓語是已若放太甲于桐明見孟子何爲一併

抹之曰此亦戰國無稽之談耳當時如萬章咸邱蒙輩往往好引雜書相問難則此放桐一問正與瞽瞍北面焚廩浚井一例況書太甲篇明云營于桐宮邇先王其訓初未嘗云放太甲于桐也然則孟子何以不辯但曰有伊尹之志則可乎曰孟子盍姑與其言以正之玩其語氣非謂伊尹實有此事因丑有其君不賢則固可放之問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語意鍼鋒相對初非詢事之有無也陸雲士曰伊尹聖之任者也嗣君處桐天下當行之事奮然行之而不忌

良有似乎自立者三年復辟方見其心幸也太甲能怨艾而復歸於亳也使其怙惡不悛將奈何使其不幸與丙壬相繼而亡又何以自白耶此語亦未洞見當日情事蓋論尹之爲尹但當問放與不放爾放則有挾制之意卽復辟無恙猶嫌震主不放則雖與丙壬相繼而亡尹亦必擇湯之賢嗣立之又何有不白耶善乎長城俞氏之說曰伊尹放太甲于桐有說否以臣放君不可以訓然則甲之居桐孰放之曰居之也或曰放焉古者君薨諒陰三祀于是甲居桐而

尹營其宮甲不居桐非子也尹放甲于桐非臣也曰甲居桐而不悔過亦將復之乎曰甲能居桐即能悔過何不復之兄不以私放其弟吾見于舜臣不以私放其君吾見于尹然則湯不放桀乎曰湯之放桀也桀奔而因以居之也尹之放甲甲居桐而尹營之也皆非放也然則孟子曷不辯曰孟子不辯以戒當日之爲君子之辯以防萬世之爲臣俞氏此論庶乎有見王伯厚曰伊尹之始終書序備矣陸士衡豪士賦序伊生抱明允以嬰戮蓋惑於汲冢紀年之妄誤也

夫以此事爲妄則誠妄矣而斷以爲出紀年固未之深考也蓋紀年瑣語二書同出汲冢簡冊混淆輯者不能分析以其事之相近者附入之而後世復不加察遂定以爲皆紀年語矣茲因歷考前人論說三復斯文而後知其出于瑣語斷斷不易也愚意欲刪去此條以快心目緣不欲改竄原本恐啟閱者之疑故仍其舊而申其義焉

十年大饗于太廟

統箋案月令季秋大饗帝註以徧祭爲大饗是也書

咸有一德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孔傳曰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註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孔疏曰良由不見古文故爲此謬說此篇乃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今天子大饗太廟蓋合羣廟之主于太祖之廟而徧祭之故曰大饗也又案商頌

詩序曰長發大禘也王肅以大禘爲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則此所云大饗者其卽商頌之大禘乎鄭環曰大饗大祫也合毀廟主及七廟主而饗之周官謂之朝享若追始祖所自出商頌序謂之大禘周官謂之追享此蓋合祀契以後十五王故曰大饗非但七廟也又案七世之廟太祖與三昭三穆不惟有德而宗者不數卽兄弟亦同一世而各一廟不在七廟之列若合宗數之殷有三宗但祭及曾祖而高祖不得祭若合兄弟數之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皆兄弟

武丁但祭及祖而曾祖且不得祭此必無之理議禮者詳之古者祖有功宗有德七廟有定數而宗無定數商家祖契宗湯子孫多兄終弟及如盤庚小辛小乙皆陽甲弟使武丁以爲四親廟則祖丁已在二祧之列否則祖乙尚在四親廟之中何况祖辛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世論父子不論兄弟內傳以父子喻閔僖以兄弟各爲一世而其實不盡然蓋以君臣而論臣不可以先君不惟兄不可以先弟叔亦不可以先姪禘祀當循傳位之序以父子之倫而論則兄弟

不相爲後陽甲兄弟四人雖各居一廟實共爲一世陽甲不可以盤庚爲子盤庚不可以陽甲爲父三代後之論廟制亦權乎父子君臣之倫使尊尊親親兩不相悖而已

初祀方明

惠士奇曰方明者六宗也其神卑於上帝尊於山川其主方四尺木爲之號曰方明設六色上元下黃青南赤西白北黑設六玉上圭下璧南璋西琥北璜東圭六色以色之六玉以禮之尊而宗之故曰六宗

楚辭九章亦云五帝折中六神嚮服山川備御司盟所謂北面詔明神即此六神者六宗之神方明者六宗之位或曰六神五括吉祥之星見韓非飾邪篇衡案方明之制所以祀四方之神也明者明神也方者四方也曲禮天子祭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徧鄭註祭四方謂祭五方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東后土祝融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周禮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註四方謂四望也祭法四坎壇祭四方也楊信齋云四方即四望而又有不同四望者

郊祀之後合四方名山大川之神而望祭之如左氏曰望郊之屬是也四方者各望祭于其方如天子祭四方歲徧是也通而言之則同時合祭四方謂之望四時各祭于其方亦謂之望是時太甲旣饗太廟而又于四門設木主以敬神葢同時望祭之祀漢律歷志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惠定宇曰案伊訓及紀年所稱方明乃明堂之宗也覲禮之方明

實放殷制紀年十年當作元年太甲元年者喪畢之元年行吉禘之禮宗祀成湯于明堂以配上帝祀畢乃見諸侯與覲禮同孟康曰方明者神明之象也困學紀聞引朱文公曰方當作乃卽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也此說誤案定字以爲在喪畢之元年頗有識然今本俱作十年無從參驗也

十二年陟

前編三十有三祀王崩廟號太宗子沃丁踐位

統箋案郡國志濟陰歷城縣皇覽曰太甲有冢在歷

山上

沃丁

原註名絢

元年癸巳

前編辛巳沃丁元祀

王即位居亳命卿士咎單

史記殷本紀太宗崩子沃丁立

孫之騄曰湯有三輔伊虺二相外有誼伯仲伯咎單

商書咎單作明居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民之

法也今一篇亡咎單阜陶之後

八年祠保衡 洪頤煊曰孫本祠作嗣誤

統箋案書君奭篇公曰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說命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鄭氏曰此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

衡案沃丁八年祠保衡此與前命卿士伊尹是一事但一係太甲一係沃丁耳崔駰所謂殷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是也盤庚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觀此可知殷家報功之典最重故功臣俱得

配食祖廟況以尹之左右厥辟乎於其卒而即祠以
享之固其宜也長發之末章曰允也天子降于卿士
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即謂此也又呂氏愼大覽云
祖伊尹世世享商則保衡之祠不益信哉愚案此條
當與啟二年伯益出就國六年伯益薨祠之之文參
看可以渙然冰釋矣而謂有啟殺益太甲殺尹之事
哉

十九年陟

前編二十有九祀王崩立弟太庚

小庚原註約案史記作太庚

原註名辨

元年壬子

前編庚戌太庚元祀

王即位居亳

史記殷本紀沃丁崩弟太庚立是爲帝太庚○志疑

案竹書作小庚疑非

統箋案小庚小甲雍巳元年即位皆不言命卿士者

並咎單爲相也

五年陟

前編二十有五祀王崩子小甲踐位

小甲

原註名高

元年丁巳

前編乙亥小甲元祀

王即位居亳

史記殷本紀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志疑案紀

小甲爲太庚子表以爲弟二處不同故書君薨疏謂

俱出馬遷必有一誤然攷索隱引世本與紀合孔傳以太戊爲太甲之孫蓋太甲之子是沃丁太庚太庚之子是小甲雍已太戊所以太戊爲太甲孫孔傳雖偶然與世本不殊則表言弟者誤矣○鄭環曰案從世表則沃丁太庚小甲雍已太戊俱太甲子而沃丁至雍已八十三年太戊七十五年凡一百五十八年而太戊生年不計即以紀年之年計之沃丁至太戊凡一百二十八年恐太戊亦不能如此壽考也當以本紀爲正

十七年陟

前編十有七祀王崩弟雍已立

雍已

原註名伷統箋案一本作伷

元年甲戌

前編壬辰雍已元祀

王即位居亳

史記殷本紀帝小甲崩弟雍已立是爲帝雍已殷道

衰諸侯或不至

十二年陟

前編十有二祀王崩帝太戊立

太戊

原註名密

元年丙戌

前編甲辰中宗太戊元祀

王卽位居亳

史記殷本紀帝雍已崩弟太戊立是爲帝太戊○世表帝太戊稱中宗○志疑案殷有三宗表于太戊書

稱中宗于武丁書稱高宗而獨不書太甲之稱太宗不亦疎乎至竹書以太戊爲太宗祖乙爲中宗恐不可信而班固東都賦稱盤庚爲宗李善已言是班之誤

命卿士伊陟臣扈

孫之騄曰周書君奭篇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東坡曰湯初克夏欲遷夏社作臣扈[illegible]湯享國十三年又七年而太甲立太甲享國三十[illegible]年又更四帝乃至太戊而臣扈猶在豈非壽百餘歲

者哉
統箋案書敘曰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孔傳伊陟伊尹子伊陟原命二篇皆亡今据竹書伊陟始見于太甲七年至此凡六十二年命爲卿士
衡案湯十八年始屋夏社疑至臣扈之篇作于此時如金氏前編所紀又十二年湯崩太甲立三十三年沃丁立二十九年太庚立二十五年小甲立十七年雍巳立十二年共一百四十七年至太戊元祀書亳有祥用伊陟臣扈格于上帝云云計扈于湯伐桀之

時必已成立至此不將一百七十有餘歲哉今以紀年核之湯十八年屋夏社又十一年崩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太甲立十二年沃丁立十九年小庚立五年小甲立十七年雍巳立十二年至太戊元年共八十二年則扈不過百餘歲耳此似可信

七年有桑穀生于朝

史記殷本紀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

枯死而去○志疑案桑穀之祥記載各異史本書序
漢藝文志家語五儀篇及孔疏引皇甫謐同古史大
紀因之則爲太戊時事審矣乃呂氏春秋韓詩外傳
皆云湯時生之書大傳謂生于武丁時論衡屢云武
丁時生之而順鼓感類二篇又以爲太戊時說苑于
君道篇一以爲太戊時事一以爲武丁時事敬愼篇
及漢五行志並以爲武丁時劉晝新論禍福篇亦云
昔武丁之時亳有桑穀拱生於朝修德自枯高誘呂
註師古漢書註史通書志困學紀聞二一繹史俱以成

湯武丁是傳述之訛扈林謂桑穀生商朝者三而均爲興商之祥未必盡非也凡此諸說疑莫能明惟史稱一暮大拱則近于怪理所難信與呂之制樂說苑君道言昏生旦拱何殊考大傳漢五行志說苑敬愼論衡異虛僞孔傳家語古史並作七日大拱韓詩外傳三作三日當以七日爲是

洪範五行傳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向以爲殷道旣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旣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猶喪

也榖猶生也殺生之柄失而在下近草妖也

統箋案書敘曰亳有祥桑榖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孔傳曰二木合生七日大拱贊告也巫咸臣名皆亡小雅鶴鳴篇爰有樹檀其下維穀朱註穀一名楮惡木也焦氏筆乘曰史記桑穀共生穀樹名皮可爲紙穀从木音搆穀从禾音谷穀从米音叨今多混

十一年命巫咸禱于山川

衡案巫咸蓋卜筮而兼太祝之官者也山海經海內

西經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又大荒西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此巫咸所托始也故南華逸篇云黔首多疾黃帝立巫咸以通九竅論衡云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世本云巫咸作筮其說大約相近矣任臣謂商臣亦名巫咸見尚書非此是蓋以君奭有巫咸又王家之語而謂古賢相必不出於祝筮也夫祝筮則必何礙於相何礙於賢哉今考竹書七年有桑穀生于朝十一年命巫咸禱于山川則

予所謂卜筮而兼太祝之官者其信矣蓋是時亳有桑穀之祥而占者曰不吉則巫咸之辭也太戊于是懼而修德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故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贊美也乂安也謂伊陟歸美巫咸用能以此安乂我國家也觀書序及君奭篇可見不然則所謂乂王家者所指何事而書序咸乂之作又曷爲連敘于桑穀下也及至三年而遠人來格故又使巫咸禱于山川以報之耳或曰巫咸父子並爲大臣今以巫官目之得毋不倫歟曰殷之巫官即

漢之太史公主天官家者也衛宏漢儀註太史公位在丞相上虞喜志林謂古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夫所謂自周至漢其職轉卑者葢以周禮九巫掌之簭人漢之太史掌文書故也若在殷時則其位最重故馬氏鄭氏皆謂爲巫官全謝山亦云周以前巫官非細職也葢重黎之流周以後始賤之其與伊陟臣扈比肩事主又何疑焉是則巫咸之名黃帝時有之帝堯時又有之今此亦云巫咸其即十巫之裔有斷斷無可疑者葢

殷人尚鬼禱祀猶重俾巫咸世世掌之耳不然何其號同其職同而命禱于山川者其事又同也吾故曰巫咸葢卜筮而兼大祝之官者也

二十六年西戎來賓

統箋案西戎西方之戎禹貢西戎即敘是也殷本紀曰帝太戊立伊陟爲相殷復興諸侯歸之今西戎來賓諸侯可知

王使王孟聘西戎

衡案山海經丈夫國在維鳥北其爲人衣冠帶劍郭

註殷帝太戊使王孟採藥從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食木實衣木皮終身無妻而生二子其形中出其父即死是爲丈夫民圖贊曰陰有偏化陽無產理丈夫之國王孟是始靈感所通桑石無子吳任臣曰案元中記云子從背脇中出王孟一作王英余案山海經所云丈夫國即從下文衣冠帶劍四字狀出景純以王孟事實之殊無理矣徐文靖以爲此即聘西戎事葢又以王孟從西王母採藥誤之從西王母採藥者或是王英否則別一王孟非太戊時王孟也

三十一年命費侯仲衍爲車正

史記秦本紀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大廉元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志疑案索隱云舊解以孟戲仲衍是一人今以孟仲分字當是二人名也但鳥身上似脫中衍二字不然太戊妻之當何屬然鳥身之說似誕趙世家作中衍人面鳥喙

三十五年作寅車

衡案寅車卽桑根車也一曰金根車董巴輿服志云商瑞山車金根之色商人以爲大輅又詩傳云殷曰寅車先疾也

四十六年大有年

衡案商代懲五年之旱世以爲懼故特書大有幸民力之少寬也

五十八年城蒲姑

孫之騄曰蒲姑在靑之博興昭九年王使詹伯辭于晉曰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杜註樂安博昌

縣北有蒲姑城服虔曰蒲姑商奄濱東海者也蒲姑
齊也商奄魯也史記作薄姑
統箋案郡國志下邳取慮縣有蒲姑陂左傳昭十年齊師至蒲隧杜預曰縣東有蒲姑陂
鄭環曰蒲姑即薄姑古蒲薄通左傳蒲姑氏因之是也統箋引郡國志誤

六十一年東九夷來賓
衡案前二十六年西戎來賓王使王孟聘西戎所以柔西方諸侯也至五十八年城蒲姑蒲姑在東爲九

夷衡阨之區故六十一年東九夷來賓則東方諸侯亦無不臣服可知故本紀謂太戊立諸侯歸之也

七十五年陟

原註太戊遇祥桑側身修行三年之後遠方慕明德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商道復興廟爲太宗原註史記作中宗○衡案范本改廟爲太宗作廟爲中宗其小字註改爲竹書作太宗統箋本從之下又註云案商頌詩序曰烈祖祀中宗也鄭箋曰中宗商王太戊史記曰帝太戊伊陟相殷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然以此辨正則可以此擅改則不可也且既改此作廟爲中宗而下文祖乙又廟爲中宗殷不將有兩中宗耶書無逸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

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前編七十有五祀王崩廟號中宗子仲丁踐位

竹書紀年集證卷十六終